

四種原因

文 / 傅佩榮



亞里斯多德面對具體的生活世界，設法解釋「變化」是怎麼回事。首先要說明的是：一樣東西的存在，究竟有什麼原因？他歸納前輩學者的探討，提出「四因說」。關於一物的存在，必須考慮四點：(一)此物的實體或本質，這是形式因，譬如你看到的是一張「桌子」。(二)此物的質料或材料，這是質料因，譬如這張桌子是「木頭」做成的。(三)此物形成之動力來源，這是動力因，譬如如「木匠」製造了桌子。(四)此物存在的目的或它的善(善也代表用處)，這是目的因，譬如這是一張「電腦桌」。

這裡所舉的例子是人工產品，所以四種原因非常明顯。那麼，一棵松樹呢？松樹所顯示的只有形式因(它是「松」樹)與質料因(它是松「樹」)。但是，松樹只要具備自然條件，就會不斷成長(它有隱含的動力因)，並且會長成松樹應該有的樣子(這是隱含的目的因)。這兩種原因都包括在「形式因」中，所以四因可以簡化為兩因：形式因與質料因。

萬物存在，皆有各自的質料與形式。所謂變化，是讓形式充分實現而讓質料漸趨腐朽。



▲Betahaus 聚集了許多創意人。

思宏@柏林 (隔週一刊出)

數位游牧民族

文 / 陳思宏

圖片提供 / Betahaus

攝影 / Daniel Seiffert

有那麼一個冬日，我在柏林醒來，一如往常梳洗穿衣，用咖啡喚醒拒絕張開的眼睛。窗外大雪紛飛，低溫從門縫滲入屋，躲在我腳趾間取暖。我打開電腦，準備繼續未完成的長篇小說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確定，孤單來襲。

那是一種非常明確的創作孤寂感，具體的自我質疑，不是年少時的那種故做憂愁。我自問：我投入寫作這麼多年了，到底完成了什麼？我自己躲在這間房裡，遠眺著柏林電視塔，苦心編織的那些句子，其實都只得到很有限的回應。我出版的書沒賣相，文字不夠淺白，人沒名氣。我不是要索求榮耀，但我應該能做得更多。

好友 Y 建議我，把電腦放進背包裡，走一趟 Betahaus，去看看別的創作者，也許，我的孤寂感會被大雪沖淡。反正契機不會坐在家裡沙發上等我。

Betahaus 位於柏林十字山區 (Kreuzberg)，一整棟大樓提

供創作者工作空間，吸引了記者、作家、設計師進駐。近來文化創意產業在德國也是政府施政重點，這個空間聚集了許多創意人，因此聲名大噪。創作者借電腦用語 Beta 給此地命名為 Betahaus，意思為「未完成的試用版之屋」，如同電腦軟體的試用版，創作者希望這個空間一直持續演化，讓各路參與者投入他們的創意活力，整間屋子永遠未完成。

我參加了 Betahaus 的導覽，跟著解說人員進入屋內，實地觀看整間屋子的運作模式。在參加導覽之前，我先拿到了一張價目表，上面清楚列出進入此地工作的代價，獨立工作者可以依照所求，購買日票、月票，就能在指定的桌子上工作，Betahaus 會提供咖啡、高速網路、印表機、收音機。我看著價目表，懷疑在眉間擰出問號：一天要十二塊歐元，還不是私密的個人空間，而是多人分享一個大空間，我為何不在家裡寫作就好，還要多這筆開銷？

導覽從地面樓層的咖啡廳開始，咖啡桌上圍坐了許多年輕人，所有人面前都有一臺筆記型電腦，每一桌的討論比服務生端上的咖啡還滾燙。我隨著導覽進入屋內，發現裡頭還有工廠，提供設計領域的創作者在此工作，無論是舞臺的布景或是家具，都可以在這裡完成。

一個英國設計師正在使用 CNC 車床，他停下來跟大家打招呼

他說，這個工作坊裡頭有許多不同領域的設計人員，有劇場、家具、工業、服裝，大家同在一個空間裡工作，分享彼此的創意，許多設計師還因此開始合作，激盪出新的可能。這個工作坊的關鍵字是「分享」，各路人馬帶著各自的技藝來這裡完成作品，不是為了競技，而是彼此協助與學習。

往走上走，我們走進一間間的工作室，所有的空間都擺放了許多的桌子，讓租用的創作者在此工作。這裡的硬體空間非常開放，風格極簡，牆壁沒有精緻的粉刷，地板不是高級的原木，桌子只是簡單的四腳桌。我看到許多創作者坐在桌前盯著電腦，有的跟我一樣正在堆疊文字，有的正處理攝影圖象，所有人的專注凝視成一股無形的張力。我原本擔心這裡會像是臺灣的 K 書中心一樣，瀰漫著濃濃的睡意，其實這裡磁場旺盛，每個人的臉上不見疲憊懶。

於是我懂了，來這裡工作，可以提高效率。創作者只要有一臺電腦，就可隨時隨地工作，大家都是數位游牧民族。來到這裡，可以遇見其他與孤寂奮戰的獨立創作者，在集體創作氣氛下，效率會提升，在家反而容易怠惰。還有，在這裡與大家分享創作甘

更正：一月三日(萬金的耶誕夜)，文中教堂應為「萬金聖母聖殿」，特此更正並致歉。

苦，依偎取暖，孤單於是就淡了。Betahaus 給這些游牧民族一個創作分享平臺，於是大家不用從這個咖啡館流浪到那個咖啡館，這裡，有許多人一起稀釋孤單。其實這樣的地方並不適合我，我還是喜歡家裡的這張舊書桌，只有在這裡，我最逼近自己，毫無偽裝。但走訪 Betahaus 一趟，我看見那些埋首創作的柏林數位游牧民族，頭頂上都有漫畫書人物說話時的對話氣球。氣球裡，都是他們腦子裡慢慢燒開的創意，那可能是下一部電影的劇本、感動讀者的小說、時尚男女爭購的衣飾。

我知道我頭頂上也有那麼一個氣球。這個冬日，我把氣球帶回家，打開電腦，繼續。

我參加了 Betahaus 的導覽，跟著解說人員進入屋內，實地觀看整間屋子的運作模式。在參加導覽之前，我先拿到了一張價目表，上面清楚列出進入此地工作的代價，獨立工作者可以依照所求，購買日票、月票，就能在指定的桌子上工作，Betahaus 會提供咖啡、高速網路、印表機、收音機。我看著價目表，懷疑在眉間擰出問號：一天要十二塊歐元，還不是私密的個人空間，而是多人分享一個大空間，我為何不在家裡寫作就好，還要多這筆開銷？

導覽從地面樓層的咖啡廳開始，咖啡桌上圍坐了許多年輕人，所有人面前都有一臺筆記型電腦，每一桌的討論比服務生端上的咖啡還滾燙。我隨著導覽進入屋內，發現裡頭還有工廠，提供設計領域的創作者在此工作，無論是舞臺的布景或是家具，都可以在這裡完成。

一個英國設計師正在使用 CNC 車床，他停下來跟大家打招呼

他說，這個工作坊裡頭有許多不同領域的設計人員，有劇場、家具、工業、服裝，大家同在一個空間裡工作，分享彼此的創意，許多設計師還因此開始合作，激盪出新的可能。這個工作坊的關鍵字是「分享」，各路人馬帶著各自的技藝來這裡完成作品，不是為了競技，而是彼此協助與學習。

往走上走，我們走進一間間的工作室，所有的空間都擺放了許多的桌子，讓租用的創作者在此工作。這裡的硬體空間非常開放，風格極簡，牆壁沒有精緻的粉刷，地板不是高級的原木，桌子只是簡單的四腳桌。我看到許多創作者坐在桌前盯著電腦，有的跟我一樣正在堆疊文字，有的正處理攝影圖象，所有人的專注凝視成一股無形的張力。我原本擔心這裡會像是臺灣的 K 書中心一樣，瀰漫著濃濃的睡意，其實這裡磁場旺盛，每個人的臉上不見疲憊懶。

於是我懂了，來這裡工作，可以提高效率。創作者只要有一臺電腦，就可隨時隨地工作，大家都是數位游牧民族。來到這裡，可以遇見其他與孤寂奮戰的獨立創作者，在集體創作氣氛下，效率會提升，在家反而容易怠惰。還有，在這裡與大家分享創作甘

苦，依偎取暖，孤單於是就淡了。Betahaus 給這些游牧民族一個創作分享平臺，於是大家不用從這個咖啡館流浪到那個咖啡館，這裡，有許多人一起稀釋孤單。其實這樣的地方並不適合我，我還是喜歡家裡的這張舊書桌，只有在這裡，我最逼近自己，毫無偽裝。但走訪 Betahaus 一趟，我看見那些埋首創作的柏林數位游牧民族，頭頂上都有漫畫書人物說話時的對話氣球。氣球裡，都是他們腦子裡慢慢燒開的創意，那可能是下一部電影的劇本、感動讀者的小說、時尚男女爭購的衣飾。

我知道我頭頂上也有那麼一個氣球。這個冬日，我把氣球帶回家，打開電腦，繼續。



▲埋首創作的數位游牧民族。